

全 面 解 读 一 生 不 容 错 过 的 古 典 名 著

·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

神怪

小说 下

解读

《封神演义》
济公系列小说
白蛇系列小说
《平妖传》系列小说

侯忠义 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全 面 解 读 一 生 不 容 错 过 的

013034571

I207.41

68

V5-2

家解读古典名著·

神怪

小说

解
读



侯忠义 主编

《封神演义》
《济公系列小说》
《白蛇系列小说》
《平妖传》系列小说



北航

C1642184

辽宁教育出版社

172380310

©侯忠义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神怪小说. 下 / 侯忠义主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82-9962-5

I. ①名… II. ①侯… III. ①志怪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462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 224 千字 印张: 13.25
印数: 1—5000 册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严中联 责任校对: 彭力胜
封面设计: 谭慧丽 张 瑞 版式设计: 王 萌

ISBN 978-7-5382-9962-5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解读济公系列小说	1
一 “济公”的来龙去脉	2
二 超凡之颠僧 入俗之活佛	
——济公形象解读	8
三 “我和尚专管人间不平事”	
——济公故事解读	20
四 偏是世俗文章才见神异形象	
——济公小说艺术解读	32
解读《封神演义》	51
一 从历史到小说	52
二 从讲史到神魔	58
三 时代与创作	68
四 忠君与叛逆	81
五 三教合一与以教辅政	89
六 命定论观	92
七 再造神谱	95
八 奇异的神魔幻想	99
九 平面的情节与人物	104
十 地位与影响	111

解读《平妖传》系列小说 115

- 一 溯本探源寻根由——《平妖传》的创作依据 116
- 二 一代文才著奇书——《平妖传》的作者和改编者 127
- 三 刊刻传世六百年——《平妖传》刻板流传始末 129
- 四 长短得失尽评说
——《平妖传》的地位、影响、成就和不足 133
- 五 同是“平妖”话异同——其他同类小说概况述要 137
- 六 结束语 141

解读白蛇系列小说 143

- 一 发生在断桥和雷峰塔的故事 144
- 二 《白蛇传》故事的原始素材外来说 145
- 三 《白蛇传》故事形成和发展的五个阶段 147
- 四 《白蛇传》故事中主要人物的演化 180
- 五 永恒的主题，历史的变异 191
- 六 《白蛇传》的审美价值 195
- 七 东方的爱神 200
- 八 雷峰塔的倒掉，蟹和尚的逃匿 204
- 九 《白蛇传》故事在国外 206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神怪小说(下)

解读济公系列小说

陈东有 著

济公之名，老少皆知；济公的故事，广泛流传。然而，这个神秘而传奇的济公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否真有其人？本书将力图予以解答，并对济公系列小说的源流、社会影响及文学价值进行具体的解读。

一 “济公”的来龙去脉

读者也许会问：历史上果真有济公这么一个人吗？济公的故事传说，究竟有没有历史的根据？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还有点麻烦。济公这个人，可以说没有，因为历史上绝不会有这位具备无限神力的疯僧的；但又可以说有，因为济公的形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们凭空虚构的，他有自己的历史原型，又有一个逐渐发展、净化的过程。如果有兴趣，让我们不妨从古籍中，梳理出关于济公的许多史料来，从而弄清这一形象的来龙去脉。

(一) “志公”时期

梁朝和尚慧皎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名僧，他的《高僧传》十四卷，记载后汉至梁初天监十八年之中佛教历史人物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其中较详尽地描叙了一位叫“保志”的和尚：

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至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尚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士士庶皆敬事之。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明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辇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帝延入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俱。帝怒，遣推检其所。阖吏启云：志久出。

观此段文字，可以肯定，确有“保志”其人，这不仅因为慧皎几乎与保志同时，不仅因为《高僧传》一书并非虚构，而且文中所说的“勒陆倕制铭辞于塚内”的陆倕的《志法师墓志铭并序》尚存。兹录其序：

法师自说姓朱名宝志，其生缘桑梓莫能知之。齐故特进吴人张绪、兴皇寺僧释义并见法师于宋太始初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可五六十岁，未知其异也。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负杖挟镜，或徵索酒肴，或数日不食，预言未兆，悬识他心。一时之中，分身数处。天监十三年即化于华林门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刚像出置户外，语僧众云：菩萨当去尔。后旬

日无疾而殒。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殡葬资须，事丰供厚。望方愤而陨涕，瞻白帐而拊心。爰诏有司，式刊景行。

皎传与陆文有相同之笔，陆文在前，皎传当是从陆文而来，再加以丰富的。至于“保”与“宝”，二字同音，出现异形，当是传误。人有其人，事不必有其事。皎传所载，多属奇异，非凡人俗夫能作出的，陆文中的“分身数处”也应是传说之笔。《高僧传》的“高僧”，本有超绝尘世之意，况且又是佛教中人，其事被神异化也不足为怪，犹如唐三藏取经之事的神异化一样。“保（宝）志”是不是后来“济公”的原型？回答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

1.陆文与皎传中“宝志”的形象特征，“被发徒跣”，“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正是后来“济颠”的基本特征。

2.陆文与皎传中“宝志”的言行特征，“数日不食”，“徵索酒食”，“预言未兆，悬识他心”，“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讖记”及神异道行正是后来“济公”故事反复表现的人物言行。

3.陆文与皎传之后，“宝志”的异迹开始出现在正史和其他文字材料中（见下文所引）。

4.“宝志”成为一种典型被僧众模仿，也被人们用来类比。这是自齐梁之后，历代都出现类似怪异僧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更是“济公”故事得以丰满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魏末，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卷四载：

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丑陋，心志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如记讖，不可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闻之，问以世事。宝公曰：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莫之能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有洛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官爵否。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不晓其意。经月余，法和父丧。大竹者，杖；东厢屋者，倚庐。初造十二辰歌验其言也。

《洛阳伽蓝记》是作者记载洛阳地区佛教寺庙的著作，其中也记述了民众的生活及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但皆是洛阳地区风貌，如果“宝公”即是“宝志”，那么可以证明，这位神僧的活动并不拘于南朝，已是云游天下，名声传播四方。

唐初李延寿撰《南史》卷七六《隐逸传》载宝志事迹，多同于前文所列皎传与陆文中的事件，估计材料出自于前二者。也许当时寺庙与民间已有类似传说，撰者从中采取列入正史，故云“俗呼为志公”。在这段叙述中，值得

注意的便是这“志公”俗呼。“志”在中古为“职吏切”，“济”为“子计切”（见《宋本广韵》）；“志”为“照”组“志”韵三等字，“济”为“精”组“霁”韵四等（参见《韵镜》与《宋本切韵指掌图》）；中古“精”“照”二组皆为齿音，“志”“霁”二韵相近，故“志”与“济”读音区别不明显，有些方言二读如一，今天，南方一些方言之中仍保持“志”“痣”“记”“济”不分的读音。据此，“志公”与“济公”相关在语音上是有条件的。

到北宋，名僧赞宁撰《宋高僧传》三十卷，记述唐初至当时的高僧，以及补充南北朝和隋前传所遗留的，计正传五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二十六人，搜集广博。在这部佛教著作中，志公已成为一种典型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卷四《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云：

释元晓，姓薛氏，东海湘州人也。……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钺，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间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

元晓的举止言语像志公，是有意模仿还是无意相像，不得而知，但在客观效果上，“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任意随机，都无定检”，成了这一类人的共同特征。此前的材料，我们不曾见到有关“志公”入娼家的描写，也许“志公”从不入娼家，但由于元晓已被看作“志公”一类，以后有关“济公”入娼家却不乱怀的故事也许由此滥觞。此外，万回、徐果师、阿足师均属元晓一类。至此，“济公”故事的源流探索可告一段落。这一阶段，从齐梁到北宋，约六百年，可称为“志公”时期，故事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八类：

第一，部分是“志公”的故事，有七类：

其一，能分身而现；

其二，能预言未兆；

其三，能洞察对方；

其四，赋诗如谶记；

其五，能呼雪唤雨；

其六，本是菩萨真身；

其七，好索食酒肴。

第二部分是“志公之流”的故事，有三类：

其一，入酒肆娼家；

其二，能日行万里；

其三，能除病消灾。

故事的性质，是佛教僧徒的神异事迹。

故事保存与传播方式有三种：

其一，是史籍、铭文记载；

其二，是佛教典籍记载；

其三，是民间口头传说。

(二) “道济”时期

进入南宋，“济公”的故事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就是“道济”和尚的出现。

《浙江通志》云：

济颠名道济，台州李氏子。初参瞎堂，知非凡器，饮酒食肉，有若风狂。监寺至，不能容。堂云：法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耶？及远公寂，出居净（慈）寺，屡显神通。年七十三端坐而逝。

《天台县志》云：

济颠父李茂春，高宗李驸马之后，隐于天台。母王氏梦吞日光生师。年甫十八，亲丧。投杭州灵隐寺出家，居净慈。逆行顺行，言行叵测，有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甚多。盖天台五百应真之流也。

据北石间禅师《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所载，他是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的远孙，狂而疏，介而洁，游踪半天下，所至题墨，文词隽永。但他生活落拓，寝食无定，寒暑无完衣，所受布施供养，不久即付酒家。对于老病僧人，他尽力备办药物相助。无故不入富贵人家，后常居杭州净慈寺。《清一统志》载净慈寺曾一度毁于火，他到严陵山（今浙江桐庐）一带募化，使净慈寺得以恢复旧观。临终前作偈曰：“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

明人田汝成在嘉靖年间撰写的《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也有类似记载。

这些材料皆可证明“道济”和尚并非子虚乌有。但是，上述材料对“道济”和尚的事迹记载十分简单，其神异程度与内容描述的细致程度远不如此前对“宝志”和尚的记载。不过，这些简单的记载仍为后来人们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灵感的触发点：

其一，道济降生具有神异性，乃罗汉出世；

其二，道济为人备药治病；

其三，道济同监寺有矛盾，好在长老留之；

其四，道济先投灵隐寺，被逐，居净慈寺；

其五，道济曾募化重修净慈寺；

其六，道济无故不入富贵人家。

这六项内容后来被敷衍为“济公”的主要故事。

“济公”的故事，有可能在“道济”活着的时候就已出现，其表现形式估计还只是口头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发现当时的有关的确切文字材料。明人晁瑛的《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红倩难济颠》话本，由于文本不传，不能确定它的年代。进入元代，元初杂剧作家高文秀有《志公和尚问哑禅》（见锺嗣成《录鬼簿》，各种版本题目有不尽相同之处）一剧，可惜文本已佚，本事不详，从题目来看，有可能是北方流传的“志公”故事（高文秀是东平人，即今山东东平一带）。

宋元时，民间流传着另一个疯和尚的故事，这便是“呆行者”叶守一的事迹。元杂剧有《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录鬼簿》题为“秦太师东窗事犯”，《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题为“东窗事犯”），文本仅存曲词和部分科白，写南宋时秦桧东窗定计害死岳飞父子，地藏神化为呆行者叶守一，将东窗毒计泄出，使奸臣在阴司受到惩罚。第二折，呆行者自报家门的一段描述与“济颠”相似（这里引用元刊本，参照《元曲选外编》）：

（正末扮呆行者拿火筒上。念：）吾乃地藏神，化为呆行者，在灵隐寺中，泄漏秦太师东窗事犯。（诗曰：）损人自损身己，我风我痴我便宜。入我场中您试想，到底难逃死限催。（唱：）

〔中吕〕粉蝶儿休笑我垢面风痴，您参不透我本心主意，子为世人愚不解禅机。鬅髻着短头发，挎着个破执袋，就里敢包罗天地。我将这吹火筒恰离了香积，我泄天机故临凡世。

剧中，还有呆行者戏讽秦桧的情节。呆行者的故事伴随着忠臣岳飞和奸臣秦桧的传说流传发展，到清初钱彩编撰的《说岳全传》中构成一个系统。由于呆行者之事迹也是出自灵隐寺，也是一个疯颠和尚，其流传也是由民间口传到文人文本，由江浙一带播向东西南北，有可能与民间“志公”、“道济”传说互串，丰富了“济公”的故事。

因此，宋元时期，可看作“济公”故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道济”时期，这一时期的故事内容除了前文所述“道济降生具有神异性”等六项外，

加上“戏讽秦相”。另外，又具有以下时空特征：

其一，时间是“道济”生活的南宋初。

其二，空间是以灵隐寺、净慈寺为中心的江浙一带。

(三) “济公”时期

现存最早的济公故事文本是《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大约在明朝隆庆年间面世。故事以“道济”事迹为基础：

宋光宗三年（1192年），天台县李赞善家生一儿子，当时红光满室，瑞气盈门。满月后，国清寺长老来谒，赐名为修元。长老圆寂时显圣，嘱李赞善让儿子投印别峰远膳堂为僧。修元八岁入学，聪颖过人。时届清明，赞善款待先生之后，令修元送先生回去。回来途中，修元到了祇园寺，入方丈室，询两边排立行童何为，答云续得一词后二句者，便剃为僧。修元续之，长老欲收为徒，未果。后来，赞善夫妇相继亡故。修元年过十八岁，投灵隐寺住持远膳堂长老。长老为其摩顶受戒，法名道济。头天坐禅，道济就从禅床上跌下来三次，跌得满头疙瘩，又加监寺责打，连声叫苦。熬了两个月，欲辞长老还俗。长老劝戒。道济突然凑句打诨，头撞和尚，众人因其疯颠，都称他为济颠。

济颠疯状日甚，打滚扑跌，入洞呼猿，酒店饮酒，佛殿吃肉，众僧告长老，长老却一味容忍，而且圆寂时反要将衣钵传与道济。济颠不要，待长老坐化后，收拾包袱，拿了禅杖，离灵隐寺回台州拜见舅舅。复返灵隐时，灵隐已有了新住持了。一日，火工给他一瓶酒喝，不吃没事，吃后胆大，又到飞来峰牌坊下张公家喝了十五六碗，醉了便同张公儿子歇一夜。次日，来到岳坟，撞见王太尉，太尉约他去府中一走，随后被沈提点拉到酒楼喝了三碗点冻酒，然后自己走到豆腐酒店再吃了四壶酒。没钱交账，酒保又不让赊，二人在门前厮对。幸亏沈提点兄弟沈五官帮着解了围。于是又坐下与沈五官一边喝酒，一边作诗，喝得酩酊大醉，又被五官接到妓院，与大姐同睡，禅心却不为所乱。天明从妓院出来，到陈太尉府中，太尉整治肴饌酒果，济公又连喝十五六碗酒。临别，太尉赠他一匹綾子，一个官绢，一两银子，叫裁缝做衣服。济公下岭，见一伙乞儿冻倒在地，袖中摸出綾子、官绢、银两，尽与众人。

灵隐寺长老奈何他不得，与众僧计议，要他做盐菜化主，以逼迫他自己离去。济公果然离开灵隐寺。净慈寺长老听说他与朝官相好，即叫他化三千

贯钱，起造已经崩坏的山福海藏殿。济颠一口应承。次早，济公去找毛太尉，向他化三千贯钱，三日内便要。太尉只说他发了疯颠。第三日，太后忽然召见毛太尉，说夜来三更时分，见一金身罗汉，言道净慈寺山福海藏殿崩坍，化钞三千贯修复。因捐脂粉钱三千，还要同太尉一道到寺内认此金身罗汉。净慈寺因此得三千贯钱。有一卖青果的王公，其子王二，专喜养虫蚁。八月某日，王二出正阳门捉促织。得了一只，且是上品。与人斗，连赢数次，因此出名。有王太尉，亦喜养促织，闻王二事，以三千贯钱、一副寿材板买下。次日，王太尉与石太尉斗虫儿，赢了三千贯，一连斗了三千余场，无有不胜，因此取名王彦章。渐养至深秋，促织大限已到，王太尉打个银棺盛了，香花灯烛，供养三七日出殡。济公点化，清风过处，现出一个青衣童子，拜谢而去。后来，济公吃了担挑的辣齋粉，腹泻不止，病重日甚。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济公圆寂。其后犹累累显应。

这些主要内容除结尾部分点化促织与病重圆寂是新的，其他情节皆同于《浙江通志》《天台县志》《湖隐方圆叟舍利铭》《西湖游览志余》及《清一统志》所载，应是南宋至明中叶时期，有关“济公”故事的主要情节。这些主要内容经明末流传到清朝的乾隆年间。经文人作家之手，编撰出了更多更吸引读者的济公小说，塑造出一个更为丰富生动的济公形象来。

二 超凡之颠僧 入俗之活佛——济公形象解读

说起“济公和尚”，江浙一带的妇孺老幼，人人皆知，中原地区，也家喻户晓。济公的形象是：穿着一件破旧僧衣，戴着一顶破旧僧帽，拖着一双破旧僧鞋；脸不洗，污垢满面；头不剃，乱发蓬蓬；贪酒嗜肉若颠狂，似痴像傻善诙谐。因此，济公又有不同的称号：济颠、颠僧、疯和尚等。虽然外表如此不雅，但人们在心中尊敬他，称他为“活佛”。

在济公所有的故事中，不仅显示出他的非凡超人的智慧与本领，而且表现了他救人危难、专管人间不平、惩恶扬善的品德与精神。

以济公为主人公的通俗小说，种类很多。《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一卷，是其中成书较早的一种，有明代崇祯年间的刻本。还有《济公全传》三十六回，《西湖佳话古今遗迹》十六卷，也是济公小说中成书较早的。这些济公小说大多属于“语录体”，情节简单，描写也不细致，只是有关济公传说的初步记录。后来又产生了二百八十回本的《济公全传》，这是文人作家把济

公的民间传说收集整理的产物，是济公故事的集大成。

随着济公故事的深入人心，济公小说的篇幅也越来越长，续济公传的也越来越多，最长的是清代宣统庚戌二年（1910年）上海校经山房石印的《济公传续集》，共一百二十卷一千二百回，这可以说是创下了小说写作卷回数的最高纪录。

大量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之手的济公小说（主要是二百八十回的《济公全传》），为我们塑造了济公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和描述了曲折跌宕的传奇故事。济公形象的树立，并且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当然离不开他的那些生动有趣的神异故事，但是，这首要的因素恐怕应是济公形象自身：他的穿着，他的打扮，他那令凡夫俗子讨厌、出家人鄙视的疯颠样。这种模样既超凡又入俗，使人们在奇异的感觉中产生了兴趣，济公的所有神异故事，就在他自己的疯颠形象的引导下铺展开来。

（一）超凡之颠僧

脸不洗，头不剃，醉眼也斜睨又闭。若痴若傻若颠狂，到处诙谐好耍戏。破僧衣，不趁体，上下窟窿钱串记，丝绦七断与八结，大小鞦韆接又续。破僧鞋，只剩底，精光两腿双胫赤，乾坤四海任逍遥，涉水登山如平地。经不谈，禅不理，吃酒开荤好谈戏，警愚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气。这是小说《济公全传》在第二回中给我们描绘的济公形貌，也是作品第一次正式给这位颠和尚作的特写。随后，在不同的章节中，作品反复地将济公如此描出。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济公的颠，颠在穿戴的破烂、打扮的肮脏，颠在似痴似傻、吃酒开荤。如果仅仅如此，那只不过是个“颠僧”而已。济公的颠，还在于他的超凡之举。在颠之中，又诙谐好耍戏，涉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遥，警愚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气。所以，“长得其貌不扬，身高五尺来往，头上头发有二寸余长，滋着一脸的泥，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丝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拖着一双破草鞋”（《济公全传》第五回）的济公和尚有着一般的俗人和僧徒所不及的心志与法术。

当然，超凡的心志和法术与疯颠并无必然关系，济公本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的出生，乃是乐善好施的父母“斋戒沐浴三天，同到永宁村北天台山国清寺拜佛”（《济公全传》第一回）求来的。这对老夫老妻求来的却不是凡夫俗子，而是西天罗汉。故此，济公一出娘胎，啼哭不止，还是见到国清寺性空长老之后，才立止啼哭，咧嘴而笑。性空长老知其来历，收为记

名徒弟，取名李修缘。此后，幼时竟不与同村儿童聚耍。济公少时才学出众，皆显示其超凡之迹象。后来，父母先后亡故，已渐渐成人的他好道学，每见经卷必喜爱，读之不舍，待孝满脱服，放弃科考前程，立志出家。他到父母坟上烧了些纸钱，给舅舅王员外留下“修缘去了，不必寻找。他年相见，便知分晓”的一纸书字，去了西湖灵隐寺。这张纸条，该是济公第一次预见，后来他果然回来拜认舅舅。此时，他虽有超凡之行动，自己却并不知自己的来历。多亏灵隐老方丈元空长老知他是西天舍身降龙罗汉降世，奉佛法旨为度世而来，击他三掌，把天门打开，他才知道自己的本源，起名道济。看来，济公不仅超脱一般的凡夫俗子，也超越了一般的佛教僧众。他的道德法术不必后天苦修，早是先天具有。他此时虽然还得拜元空长老为师，其实他的道行比老师还高，元空长老是九世比丘僧，他是十世。也许有如此交代，作品便给了这位济公大师以超凡的“豁免权”，不仅不必忌荤，可放量畅饮美酒，饱食狗肉，而且不必坐禅，偷钱偷物也非出格犯戒。他辩白得好：

佛祖留下诗一首，我人修心他修口，
他人修口不修心，为我修心不修口。

于是，这位奉佛法旨为度世而来的济颠僧，在寺庙内可不守清规戒律，在外则济困扶危，劝化众生。可谓是重大使命在怀，疯颠仅是外表罢了，何况这疯疯颠颠的情状中，还时常流露出佛祖旨意，释教真谛。且看济公为表兄王全所乘之船拉纤时念的一段话：

想当年，我剃度；舍身体，洗发肤。归于三宝做佛徒，松林结茅庐。妄想除，余思无，真被累，假糊涂。脸不洗，手不沐；无事笑泥沾。走陆路，游江湖；好吃酒，爱用肉。不管晨昏香焚炉，混寄在世俗。风霜冷到穿葛布，天气热到披裘服。为善要诛恶，济困要扶危。

至于平时他唱的那些歌词，是他心志的表述，这种心志自然也是佛教真谛的阐释。如第一百一十四回，济公在沈妙亮面前露出自己的真身之后，哈哈一笑，回头便走，信口作歌：人生七十古来少，先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闲愁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土钱多用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白头早。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诸君细看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旦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这类歌词笑达官迷于权贵，世人恋于名利，到头不过坟冢一堆，劝人们醒悟。他更多的是高唱“悟空”之歌：

参透炎凉，看破世态。散淡游灵径，逍遥无挂碍。了然无拘束，定性能展才。撒手辞凡世，信步登临界。抛开生死路，逍洒无静界。初一不烧香，十五不礼拜。前殿由他倒，后墙任他坏。客来无茶吃，宾朋无款待。谤的由他谤，怪的由他怪。是非临到耳，丢在清山外。也不逞刚强，不把雄心赛。学一无用汉，亏我有何害？（《济公全传》第三十七回）

连神佛也不敬了，可谓“空”得彻底。

堪叹人为岁月荒，何时得能出尘疆？从容作事抛烦恼，忍奈长调远怨方。人因贪财身家丧，蚕为贪食命早亡。诸公携手回头望，元源三教礼何长！才见英雄邦国定，回头半途在郊荒。任君盖下千间舍，一身难卧两张床。一世功名千世孽，半生荣贵半生障。那时早隐高山上，红尘白浪任他忙。（第五十一回）

财富为葬身之茧，功名是千世之孽，可谓“悟”得真切。他又歌道：堪叹人生不误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图劳到底还吾祖，漏尽之时死现功。弄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箭流行。倘然使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仔细思想从头看，便是南柯一梦中。急忙忙，西复东。乱丛丛，辱与荣。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浑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觉化无踪。说什么鸣仪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业，说什么五霸功。说什么苏秦口辩，说什么项羽英雄。我这里站立不宁，坐卧魔生。睁开醉眼运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在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只等到五运皆空，那时间一性纵横。（第一百一十七回）

这便是醉颠之因——似乎是世人皆醒我独醉，世人皆正我独颠，而实际上却是世人皆迷我独清，醉颠世界里却有一个清醒乾坤。这位超凡之颠僧，这位度世之罗汉不仅秉持“色空”真谛，而且也肩负醒世之重任：

劝世人，要修福，茅屋不漏心便足。布衣不破胜罗衣，茅屋不漏如瓦屋。不求荣，不受辱，平生安分随世俗。远去人间是与非，逢场做戏相桓舞。也不华，也不朴，一心正直无私处。终朝睡到日三竿，起来一碗黄齋素。粥一碗，菜一箸，自歌自舞无拘束。客来相顾奉清茶，客去还将猿马扶。或谈诗，或品竹，空笑他人终碌碌。南北奔驰为利名，为谁辛苦为谁辱。七情深，儿爱度，雨里鲜花风里烛。多少乌头送白老，多少老人为少哭。满库金，满堂玉，何曾免得无常路。临危只落一场空，只有孤身无伴仆。

大坟高，厚棺木，此身亦向黄泉赴。世上总无再活人，何须苦苦多忙碌。
张门田，李门屋，今日钱家明日陆。桑田变海海为田，从来如此多反复。
时未来，眉莫戚，八字穷通有迟速。甘罗十二受秦恩，太公八十食周禄。
笑阿房，谈今古，古来兴废如棋局，奉劝世人即回头，我今打破迷魂路。
(第一百五十六回)

这些歌词，如同《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虽是出自一个颠僧之口，却道出深深的“禅机”，诠释出“色空”真谛，有心（有缘）人听来如当头棒喝，幡然猛醒；无心（无缘）者听去似狂言呓语，当然会指其疯颠。

好一个超凡的颠僧！

在济公醉颠的世界中不仅包藏了一个清醒乾坤，也埋伏着无穷的高妙法术，成为他奉佛法旨，济困扶危，治病救人，除妖灭灾，惩恶扬善，从而劝化众生的重要武器。

济公法术，虽然还没有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那样，可说是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筋斗，然正显示出其无穷的高妙。正是无法用数字来限制，才是真正的大本领。济公斗争，虽然曾经请过鲁修真帮忙，虽然在同八魔斗法时有伏虎罗汉助阵，又多亏灵空长老和紫霞真人接救，但是在所有的佛僧道士之中，他的法术本领算是最了不得的。而且，济公的法术，总同他的醉颠连在一块。这就使得他的法术不仅涂上了神异的色彩，也增加了别一番情趣。

济公有两件随身的宝贝：一是又脏又破的僧帽，二是整天拖在脚上的破（僧）草鞋。这两件俗人瞧不起、僧人以为脏的东西，具有十分了不得的作用。

《济公全传》第三十三回，当恶道士张妙兴勾取梁善人之子梁士元的魂魄之后，济公就是用破僧帽给梁士元戴上，使他从昏迷中醒来。

第六十五回，济公捉妖精，将僧帽摘下，照定妖精一扔，一片红光立刻把妖精罩住，使其现出原形。这僧帽比那《白蛇传》中法海和尚的钵盂还厉害。

第八十七回，济公在同姜天瑞斗法时，用僧帽接住了姜天瑞打下的可堆成一座山的石子，终将姜天瑞斗败。

第一百五十四回，济公同天台山上清宫高道老仙翁昆仑子东方太悦斗法，老仙翁的宝贝是能装三山五岳、能化一切精灵的“五行奥妙大葫芦”，然终装不住济公。济公把老仙翁瞧不起的破僧帽悬在半空，立即霞光万道，瑞气千